

无场次戏曲

《药》

根据鲁迅小说《药》改编

(上接第7版)

夏父 儿啊，你还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啊！

(唱)谁怜你心善单薄，
落得破衣裹寒骨。
谁怜你痴心逐虚名，
到头性命难保住。

【夏父剥好鸡蛋，轻轻掰成小块，递向铁栅栏暗处。

夏瑜 今日竟是我生辰……可笑阎王也来捧场。爹呀！

(唱)爹娘养我二十载，
未能床前尽孝来。
缸无清水难担满，
灶缺柴火不能燃。
爹娘恩重难回报，
儿心愧疚泪满衫。

夏父 好我的儿啊，你咋偏走这条绝路！

(唱)不求你成才求平安，
你偏往死胡同里钻。
革命闹得家不安，
临了只盼你魂安。
来世莫再贪虚名，
安安分分伴爹娘。

夏瑜 爹啊，该治的不是我，是这山河！

(唱)家国沉疴需猛药，
革命便是救命方。
去旧迎新除腐弊，
方能见得明日光。

夏父 我的儿，你咋就这么拗！临了听爹一句劝，收下符纸除了你脑子里的病根。

夏瑜 爹，我对不起您和娘。

(念)若民族需一剂良药，我愿为引；
若山河需一腔热血，尽管拿去；
若家国需一副脊梁，尽管抽去；
若百姓需一堵城墙，尽管割去！

【三个混子装模作样地挥了挥木剑，混子乙偷偷从袖子里摸出一道废纸符篆，递向

夏父，小声嘀咕：老头，作法完了，该结‘缘’了。

夏父 儿啊，把符带上，黄泉路上，没人再说你是闹革命的。

警长 (持棍上场)到时辰了，快走快走！

夏父 儿啊，你娘还在家等，爹不送你了。

夏瑜 爹，娘！孩儿不孝，来世再报养育之恩！

警长 该上路了！

夏瑜 上路！

【铁栅栏后传来“嘶啦”一声符篆撕碎的声音，紧接着是镣铐拖地的沉重声响渐行渐远，与华老栓茶馆方向隐约传来的、华小栓的咳嗽声交织在一起，悲凉又荒诞。

【三个混子趁灯光切换，卸下道士装扮，守在华老栓的茶馆里，装作互不相识的普通寻药人，眼神留意门口动向。

【警长裹挟着寒风闯进来。

警长 (念)阎王叫你三更死，
警长提前一个钟。
黑白无常拿绳索，
来了也得干瞪眼。

华老栓 老总！药……药真的拿到了？

警长 (瞥向角落里的醉鬼，警惕)那是？

华老栓 常客，喝烂醉了，醒了就走，不碍事。

警长 (上前提溜醉鬼，发现没有异常)拿来了。

混子甲 新鲜的？我家老婆子等这药救命呢！

混子乙 刚得的？别耽误了药效。

混子丙 管用吗？听人说这药能治绝症。

警长 费什么话，快接着！

三个混子 谢谢老总。

华老栓 我，我……

警长 (作势收回)嫌烫手？钱不退。

【屋后突然传来华小栓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一声比一声急。

华老栓 我要！我要！求老总开恩，一定要救我儿！

警长 忙了一夜，正饿着呢。

华老栓 (端起酒杯)多谢老总，您真是小栓的再生父母。

警长 我就见不得人受苦！

混子甲 老总心善，我们才能拿到这药。

华老栓 老总，这药……真的能让小栓好起来？我就这一个独苗。

警长 包好！今晚这药引，阳气足，专治虚症。

混子乙 我们也是听人说，这种药引最灵，才特意来等的。

【华老栓松了口气，屋后华小栓的咳嗽声却突然再次爆发，凄厉刺耳。

华老栓 老总，我去看看小栓！

警长 急啥？你家娃的命，不就靠这药撑着？

混子甲 老总，今晚这药引，听说是个狱中顽徒？能有这么大药效？

警长 可不是嘛！南墙根夏老头家的小子，整天喊着“革命”，闹得四邻不安，死到临头还嘴硬，也就这点用处了。

混子乙 夏家小子？是不是那个常帮邻居出头的后生？

警长 就是他！自以为能翻天，到头来还不是成了药引子。

【华老栓刚迈出去的脚步猛地顿住，如遭雷击。

华老栓 南墙根夏家小子……怎么会是他？

(唱)曾经老街坊夏家子，
护我小栓不受欺。
大雨滂沱求医路，
他冒雨敲门救危急。
为护小栓遭拳脚，
满身泥泞不言语。
如今恩人成药引，
叫我老栓怎下齿？

【屋后华小栓的咳嗽声愈发凄厉。

华老栓 (唱)小栓咳声声声催命，
老父心头血欲滴。
一边恩人情义重，
一边亲儿命悬系。
恨不能替他受病痛，
恨不能他还恩义。
世间两难全，
只能负了你！

夏瑜娃，别怪大伯心狠，若有来生，我作牛作马，再还你这份情！

警长 这年头，为了活命，谁还顾得上什么情分。

混子甲 老总说得是，还是您这招高明。

警长 不喝了，还有几家等着送货。

三个混子 老总，我们跟你走。

醉鬼 (猛地站起)这世道，得吃人血才过瘾！(瘫倒)

【三个混子跟着警长走出茶馆，警长摸出一叠铜板扔给他们。

警长 这是你们的辛苦钱，清明快到了，别忘了荒郊坟地也是咋包揽。

混子甲 谢老总！还是您想得周到！

混子乙 正好趁哭坟捡点纸钱、蹭点祭品，一箭双雕！

混子丙 我们这就去换装，到坟地候着！

(下转第9版)

